

今天是我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近日,本报记者深入乡间土路尽头、小巷通幽之处,悉心寻找那些植根于沪郊大地历史文化沃土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遗项目品类丰富而独具韵味,无一不展现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和传承百年的文化认同。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非遗项目正从我们的视线中淡出,甚至濒临失传。探访“最后的坚守者”,让这一颗颗散落民间、蒙尘已久的文明之珠再一次绽放光彩。



■ 嘉定小青龙舞龙会



■ 崇明灶花走进校园



向华镇 供图



■ 金山最后的造船师

松江

十锦细锣鼓传承人张洪生“一脉单传”两度陷失传险境

6月8日,松江泗泾镇马厅家厅堂戏台上,张洪生先将双手举过头顶,示意乐手们准备,伴随钹打出一声“噱”,十锦细锣鼓演奏正式开始,锣、鼓、钹、阮、二胡、三弦、琵琶等乐器同时响起。

每曲奏毕,台下掌声不断。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表演者或满头银发,或两鬓染霜。非遗传承人张洪生坦言,目前演奏十锦细锣鼓仅16人,最年长的已经86岁:“70岁以上的几位演奏者,有些已经眼花耳聩,仅凭一腔热情支撑。”

十锦细锣鼓,源自昆曲过场音乐,后来逐渐脱离去掉唱词,成为纯粹的器乐音乐。至今尚存的“阳春堂”,始于清代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是松江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吹打班,艺人吹、拉、弹、打、唱样样精通,擅长京、昆等戏曲,大多数戏曲功底深厚,演奏水平高超。

然而,十锦细锣鼓曾两次遭遇失传险境。据

现在,张洪生等人培养出三名第七代传承人,但他们对这项非遗的未来仍然担忧。“现在,十锦细锣鼓可谓一脉单传,要想让它继续传承下去,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参与。”

通讯员 乔进礼 本报记者 范洁

嘉定

小青龙传承人奚松林期待年轻人舞起“小青龙”

乡野田头,客堂宅前,一条青龙起伏舞动,双目炯然有神,口含一颗红珠,龙须随风轻摆,嘉定菊园新区“小青龙舞龙会”送来吉祥寓意。

作为传统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风靡各地。不过,与常见金黄、赤红等浓墨重彩的配色不同,“菊园小青龙”身披青色素布制成的龙衣,看上去素雅而质朴,与身着艳丽外衫的舞龙师们鲜明对比,相映成趣。

“小青龙”历史悠久,源起清朝末年,最初是嘉定东门的一支龙舟队。当时,有位浦姓老夫人酷爱观赛,每逢开赛定去庙里祈福,后来她身染重病,无法出门观看河里的龙舟赛,其子便请人扎出一条地上的“小青龙”,通过表演以博母笑,尽份孝心,舞龙随之在嘉定流行。

“最多时,一个村就有10条龙!”老人回忆,当时舞龙仪式颇为讲究,以旌旗、锣鼓为先导,请出龙身接上龙头、龙尾,举行点睛仪式,乡民们则会准备好喜俸,在家门口迎接。嘉定“小青龙”还独创了龙摆尾、蛟龙漫游、头尾齐

钻、龙头钻档子等动作,活灵活现、深受喜爱。然而,伴随娱乐活动丰富,舞龙已经不再稀奇,观众市场逐渐萎缩。目前,整个菊园新区只有两条龙,舞龙人的平均年龄也在65岁以上。同时,小青龙的制作纯手工、技艺繁、耗时长,更加处于后继无人的濒危状态,亟待保护。

“经济效益低,以竹编为生的手工艺人凤毛麟角。”非遗传承人奚松林边划边介绍,要先将蔑竹洗净、晒干、劈开,编成7个椭圆形筒,在各边糊上透明油纸,拼接即成龙身,龙头、龙尾则凸显个性和创意,最后用青布将头、身、尾连结。“完成一条龙,通常需要七八个人,耗时半个多月。”

“进校园、进社区多是展示表演,很难深入体验实践。”不过,令奚松林惊喜的是,近期菊园新区计划与上海工艺美术院合作,组建“小青龙舞龙会”大学生社团,邀请“老法师”授课,传承扎龙、舞龙等记忆中的民俗。

本报记者 范洁

浦东

哭丧哭嫁歌传承人唐秀华时代变迁,还能传唱多少年

唐秀华的母亲张凤仙也是阴错阳差学会的这门技艺。年轻时,张凤仙和许多南汇沿海地区的妇女一样,到上海市区的袜厂打工,一边工作,一边从其他“摇袜姑娘”的随口哼唱中听会了哭丧哭嫁歌,大家经常一边摇袜一边哼唱,给枯燥的工作带来一些调剂。张凤仙对于唱词特别讲究,所以,后来逐渐成了代表性的人物,经常有人遇到家里需要办婚事时前来讨教。2007年,浦东哭嫁歌参加中国原生民歌大赛获优秀传承奖,并入选上海市首批非遗名录,张凤仙也成为市级传承人。

唐秀华常利用看望母亲的机会讨教。母亲信口拈来,女儿随后拿起笔纸仔细记录。张凤仙两年前已经去世,唐秀华如今翻阅资料,看到那些记录在练习簿、信纸、广告纸反面等各种纸张上的歌词,总会想起那些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倍感温馨。

不过,她也有个遗憾,因为哭嫁歌需要母女对唱,而自己在出嫁时还不会唱,自己的女儿也不会唱,所以,在她自己以及女儿出嫁时,都没唱过哭嫁歌。和她老一辈人都知道,南汇穷苦人家借哭丧来感叹苦难命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特别是西式婚礼的盛行,以后,哭嫁歌将越来越没有实用性。或许,哭丧歌没有流传于一些专门提供丧葬服务的班子中,但像她那样单纯为亲朋好友哭丧的歌者也将日益稀少。

本报记者 孙云

沪郊非遗 守护最后的火种

传承人 一瞥

说到上海本土戏曲,人们大多会想到沪剧、滑稽戏。而在奉贤区,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上海本土剧种:奉贤山歌剧,被称为上海的第三剧种。近日,记者采访了奉贤区南桥镇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老人。

80岁高龄的吴美华老人看上去精神奕奕,她演唱的山歌剧委婉动听。乍一听,山歌剧和沪剧有些相似,但老人告诉记者,其实区别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其中一些歌词的读音就是奉贤本地方言,比如书读成“旭”,依读成“挪”。

山歌剧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它的前身,则是奉贤地区历史悠久的“田山歌”。清末民初在奉贤各地甚为流行,分为东乡山歌和西乡山歌。古时奉贤地区农民在田间劳作,为了缓解疲劳,经常会边干活边唱一些山歌小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艺术风格,而最为著名的《白杨村山歌》更是被称为唯一的汉族吴语长篇叙事诗。

1960年5月,奉贤县成立了市郊唯一的县级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山歌剧传承人吴美华

几经沉浮往日辉煌不再

金山

木船制作传承人姜品云“造船史也是一部渔村变迁史”

初夏,“上海最后的渔村”金山嘴渔村迎旅游旺季,观海景、听海涛、品海鲜,游客络绎不绝。如果来了老街,别忘

到渔具馆转一转,追溯澎湃千年的海渔文化。

眼前这艘2米长、0.45米宽的舢板船模,就是渔具馆的“镇馆之宝”。高耸的桅杆篷帆、平整的甲板船舱,还有细长的龙头角,虽然大小只有捕鱼舢板的十分之一,但结构、配件却别无二致。制作这艘舢板船的姜品云,是“渔村最后的造船大师”。

从撑开小竹排、小划子赶海,到乘上木帆船、舢板船捕鱼,渔村的造船史也是渔业的变迁史。60

年前,14岁的姜品云初学修船,接触的多是十余米长的小舢板,干些打打油灰、抹抹桐油的零活。

上世纪70年代起,渔业资源丰富,逐渐涉足远洋生产。1976年,姜品云和他的师傅们,造出了上海郊区第一艘机帆船,船长31米、宽度6

米、吃水2.5米,载重量达60吨,配上150匹马力的发动机,是东海渔场中有名的带头船。造船,关乎整个渔村安危,姜品云手脚勤快,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被称为“云师傅”,担任造船厂厂长。

然而,时代变迁,渔村从全民出海、鱼虾满仓的风光,到渔业萎缩、无鱼可捕的尴尬,越来越多渔民“上岸”,造船厂也在2000年关闭。如今整个

渔村,会打木船的就只剩下姜品云一人。

眼见渔船逐渐消失,珍稀之年的“云师傅”倍感心酸,他想为渔村留下记忆。于是,几年前他买回木材,拾起斧头、锯子、凿子,翻开多年前造船舢板的图纸,用模型方式还原一艘舢板船:从龙骨开始,刨锯拼接两侧船体,再造船头船尾,立起主桅,撑起风帆,还在船舱安装舵杆……

目前,云师傅共打了7艘船模,其中一艘还是受上海博物馆之邀制作。2014年,木船模型制作技艺入选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仍面临失传的危险,“云师傅”希望找到年轻人,将渔民“赶海梦”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

本报记者 范洁